

英汉语位移运动事件中的移动体:以多参照物构式为例

郑国锋

(华东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 移动体是位移运动事件信息的源头,往往是事件的核心所在,移动体对于事件的认知和表征起着重要作用,但相较于其它运动事件要素,移动体迄今没有得到深入细致的定量研究。通过对含有两个及以上参照物的英汉语位移运动事件构式自建语料库的定量分析,我们从移动体的生命度、移动性、组合性以及移动体与话题/主语的互动等四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英汉语中的移动体。我们发现,英汉语移动体在以上四个个性属方面展示的相似多于差异,主要体现在:接近70%英汉语移动体为有生,30%左右的移动体为无生;可移性是成为移动体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94%以上的移动体为单独移动体,复合移动体可以分为关系平行型和致使移动体;在英汉语中85%的主语/话题由移动体充当,非移动体主语/话题仅有15%。汉语里,非移动体主语/话题主要出现在虚拟运动构式中,英语里,非移动体主语/话题主要出现在真实运动构式中。另外,在非移动体主语/话题构式中,英汉语使用者还利用移动体融合构式表达自己在客观世界里的运动体验。本研究准确描写了位移移动体,深化了运动事件的跨语言研究。

关键词: 移动体;生命度;移动性;组合性;主语/话题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76(2018)03-0001-06

Abstract: *Figure* is regarded as the information center of a motion event and functions significantly in cognizing and representing events, but it has not yet received equal and fair quantitative treatment like the other elements. Depending on the parallel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al corpus of motion event constructions containing two or more grounds, we carry out systematically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figur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otion events in terms of animacy, movability, compositenes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igures* and subjects/topics. We find that 70% English and Chinese *figures* are animate, about 30% are inanimate. Movability counts a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be a figure, but not a necessary one. 85% subjects/topic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re realized by *figures*, non-figure subjects/topics account for only 15%. Besides, these non-figure subjects/topics generally make appearance in fictiv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and in factive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Besides, English and Chinese speakers employ figure-conflating constructions to express their motion experience in the world in non-figure subject/topic constructions. We thus conclude that English and Chinese *figures* possess more similarities than dissimilarities in the aforesaid aspects. With this study on *figures* we believe we have advanced motion event research crosslinguistically.

Key words: *Figure*; animacy; movability; compositeness; subject/topic

1. 引言

认知语义学认为语言意义是概念结构的体现,意义建构是概念化,其根本问题是研究概念结构与感知经验的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Talmy(1985)将运动事件定义为移动体运动或维持运动的情形,包括四个要素:移动体(*figure*)、参照物(*ground*)、移动(*motion*)和路径(*path*),其中移动体是相对于参照物在路径上做出移动的物体。运动事件有两类:位移运动事件和非位移运动事件。前者的移动体有明显的空间移动,后者的移动体则保持既有空间位置,不做位置移动^①。自该分析模式提出以来,移动与路径得到了相对深入而透彻的研究,而另外两个要素——移动体与参照物,却关注甚少,没有得到深入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主要聚焦英汉语位移

运动事件中的移动体,以期深化对运动事件的跨语言研究。有关参照物的研究以后将专文讨论。

移动体的性属特征对于整个运动事件的表征与理解影响很大。既有研究(Chu 2004, 2007, 2011; 李雪 2011; 张辉、卞京 2015; 等)依照“移动主体优先于参照物”的语言表达原则(Talmy 1978, 1988, 2000a)讨论了语言认知与句法功能的互动,认为移动体与主语存在着高度对应关系。Talmy(2000a)、Langacker(2007)等认为,虚拟位移表达式中的位移主体必须具备“无生命性”、“无位移性”以及“空间延伸性”等限制性语义特征,钟书能、傅舒雅(2016)认为英汉虚拟位移主体还应具备连贯性语义特征。既有研究从移动主体的句法功能、具体性属特征方面深化了对移动体的认识。我们认为英汉位移移动体研究还应该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

英汉语真实与虚拟位移移动体的各个性属特征进行准确的描写,从而得出更具解释力的跨语言结论。

本文依据 Talmy (1995, 2000a) 所提出的运动事件的前景—背景理论,通过自建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抽取移动体的生命度、可移性、复合性、移动体与主语/话题的互动等四个性属特征讨论英汉语位移运动事件的移动体。自建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语料来自英汉语各两部总长度比较一致的叙事文学作品及其译文: *Tender is the Night* (Fitzgerald 1956) 及其中译本《夜色温柔》(陈丽 2006), *The Portrait of a Lady* (James 1991) 及其中译本《一位女士的画像》(项星耀 1984), 《骆驼祥子》(老舍 1999) 及其英译本 *Camel Xiangzi* (Shi Xiaoqing 1981), 《沉重的翅膀》(张洁 2004) 及其英译本 *Heavy Wings* (Goldblatt 1989)。选取该四部作品作为语料来源的主要理由是其中有较多的空间移动,富含本研究的目标构式。以 *The Portrait of a Lady* 为例,该作品以国际题材著称,主要人物足迹遍及纽约、伦敦、巴黎、罗马、佛罗伦萨等欧美主要城市,非常契合本研究的特点。这些语料均含有两次以上的参照点转换,具有宏事件特征 (Bohnenmeyer 2007)。认知上为点状的参照物作为位移的起点、经过点或终点,在移动体的空间转移过程中具有“路标”作用,因而是我们识解位移运动过程的最佳标准。以此为标准选取的语料,空间位移显著,特征明确,属典型的位移运动事件构式,与不合格语料的差别容易识别。基于此,我们共搜集到合格的英语语料 201 例,汉语语料 224 例。英语语料中 134 例为英语原文语料,67 例为英语译文语料;汉语语料中 71 例为汉语原文语料,153 例为汉语译文语料。

2. 移动体的生命度

生命度 (animacy) 是人们对于移动体的基本赋值之一。Comrie (1989 Chap. 9) 列出了基本的生命度等级: 人类 > 非人类生物 > 无生命物,类似的研究还有张伯江、方梅 (1996)、钟书能 (2008) 等。根据移动体的生命度,我们赋予其“有生”(+) 和“无生”(-) 两个参数。依据我们自建语料库的检索结果,移动体类别和比例如表 1。

表 1. 移动体类别与比例

文本类型		有生 (+)		无生 (-)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英语	原文	104	77.6%	30	22.4%
	译文	37	55.2%	30	44.8%
	总计	141	70.1%	60	29.9%
汉语	原文	46	64.8%	25	35.2%
	译文	110	71.9%	43	28.1%
	总计	156	69.6%	68	30.4%

分析表 1 我们发现:首先,英汉语中大部分移动体有生,其中英语占比 70.1%,汉语占比 69.6%,有生移动体在两种语言里的分布类似。这也基本符合人类的认

知规律,会动的一般认为是有生命活力的,比如飞禽走兽、昆虫游鱼都是靠着生命的活力迁徙辗转。

其次,英汉语中各有 30% 左右的无生移动体,比如桌子、椅子、河流、山岳等。如(2)。

(2)^② a. Zheng slides a rickety *stool* out from under the table with his foot.

a` 莫征用脚勾出放在桌下的凳子。

b. *Sunlight* filtering through the branches of the tall poplars would slant in through the window and shine the hardwood floor of the assembly hall.

b` 阳光透过高大的白杨树枝,透过宽敞的玻璃窗,洒在礼堂的地板上。

c. A *ball* comes sailing over from the basketball court and hits Zheng Ziyun in the heel.

c` 一个篮球从球场上飞了过来,直捣郑子云的后脚跟。

根据自建语料库,这些物体进入运动事件图式成为无生移动体,呈现出三种情况。第一,该图式为致使移动图式,即移动体无移动能力,但在外界的作用下,发生了位移改变,如(2a): *stool* (凳子) 属于无生物,不具有移动能力,是在 Zheng 的作用下才移出了参照物 *table*。其次,该图式为虚拟位移,即“以动态事物为基本参照点的结构来系统而广泛地描述静态场景的语言现象”(Talmy 1996);换言之,位移并未发生在现实世界中,而是发生在人们的认知世界里。比如(2b),移动体 *sunlight* (阳光) 和 *stool* (凳子) 一样,也是无生物,但在此次事件中它穿过了树枝,溜进了窗子,洒在了地面,经历了一番复杂运动。与(2a)不同, *sunlight* (阳光) 的移动人们视觉上感知不到,其运动的体验由人们认知上的顺序扫描 (Langacker 1987:145) 触发。第三类为自移事件 (Talmy 1988),即移动体在无外力作用下自身位置发生了移动^③, (2c) 中无生移动体 *ball* (篮球) 位置虽由球场转移到“郑子云的后脚跟”,但似乎并无明显外力作用其上,其物理位置的改变多因为引力、惯性等自然力量。

关于移动体生命度的讨论表明:英汉语中有生与无生移动体分布相似,有生移动体与无生移动体在两种语言里各占 70% 和 30%。其次,对于通常认为不具有移动能力的无生物体,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致使移动图式、虚拟位移、或自移事件中它们可以进入位移运动事件图式成为无生移动体。

3. 移动体的可移性

与物体生命度密切相关的是物体的可移性 (movability),即能否移动,一般认为这是移动体的固有特征。Chu (2007, 2011) 以经验为认知基础,认为世界上的物体依据其可移性的高低,构成一个等级序列。在该序列中,居于上部的是那些有意志力、自我约束力及客观上独立的物体;居于下部的是那些不独立、自我约束不强

表3. 英语移动体的可移性序列

移动体类别	Heavy Wings	Camel LXiangzi	Tender Is the Night	The Portrait of a Lady	小计	百分比
1. 人类和生物	13	29	56	48	146	67.6%
3. 天然可自移物	5	6	13	6	30	13.9%
6. 不独立存在且不能分离的物体	2	4	0	12	18	8.3%
4. 无法自移但独立存在的无生物	9	3	1	0	13	6.0%
2. 交通工具	0	0	5	0	5	2.3%
5. 不独立存在但可以分离的物体	3	1	0	0	4	1.9%
总计	32	43	75	66	216	100%

以“交通工具”为例, Chu 文认为该类物体会优先于其它物体被分配到移动体的位置上, 并以例(3)说明:

(3)a. 我追上了汽车。

a: 汽车追上我了。

b. 汽车追上了摩托车。(Chu 2007)

(3a)中“我”位于前景位置, 是移动体; “汽车”位于背衬位置, 因为在移动序列上“我”高于“汽车”。(3a)颠倒了二者的位置, “汽车”成为移动体, “我”成为背衬, 结果是该表达式成为受限制的合格表达式: 只有当比如“我”是逃犯、窃贼等, 而“汽车”为警方用车时才能成为合格的表达式。(3b)在“前景”与“背衬”位置上安排了两个在移动序列上相同的物体“汽车”、“摩托车”, 从而使该表达式不再受限。这个例子也表明, 移动性并非成为移动体的决定性因素, 这和我们第一部分通过语料库研究所发现的有生移动体占主导、无生移动体其次的结论一致。

那么在我们的语料中为什么“交通工具”做移动体的比例远低于“天然可自移物”、“不独立存在且不能分离的物体”等一般意义上可移性(movability)更低的物体呢? 我们认为两个因素值得考虑。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 作为交通工具的汽车、火车、马车等在人们的心理空间(Fauconnier 1985, 1997; Croft & Cruse 2004; 王文斌 2004 等)中的凸显属性是工具性, 而非移动性, 因此在人们的认知中交通工具作为重要的生活资料, 首先是工具, 而不是会移动的物体。我们以交通工具范畴的典型成员“汽车”作为检索项, 随机选取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CCL)现代汉语语料 500 例, 查询模式为普通查询, 查询结果表明: 仅有 16 例将“汽车”表征为移动体, 仅有约 3%。在绝大多数用例中“汽车”表征作代步工具, 或者限定成分。比如:

(4)

a. 当你坐在连续多次转弯的[汽车]上, 从身体上的动觉与平衡觉得到的信息, 你的身体正随车身而运动, ...【文件名:/当代/CWAC/APT0099.txt】(Young 1984)

b. 20 世纪初, 电子技术、化学合成燃料、内燃机和

和缺少意志力的物体, 一共有 6 类, 依次分别是: 1) “人类和动物”; 2) “交通工具”; 3) “天然可自移物”; 4) “无法自移但独立存在的无生物”; 5) “不独立存在但可以分离的物体”; 6) “不独立存在且不能分离的物体”。就例(2)而言, (2a)的 stool(凳子)、ball(篮球)很明显无法自我移动, 是独立存在的个体, 没有生命, 属于“无法自移但独立存在的无生物”; sunlight(阳光)普遍存在, 无法分割, 虽然我们可以用 shaft(束)、ray(缕)等量词界定, 但在人们的普遍认知里, 阳光是无法分割或者剪切的, 因此属于“不独立存在且不能分离的物体”。其它类别, 比如 train(火车)属于“交通工具”类; “天然可自移物”指由于地球引力等自然力量而具有可移性的物体, 比如 flood(洪水)、smoke(烟雾)等; “不独立存在但可以分离的物体”是那些除非由于非常强大的外部力量才会移动, 一般情况下不会移动的物体, 比如 church(教堂)、tree(树)等, 在概念化的过程里会归为不可移物。Chu (2007, 2011)认为在可移性等级序列中位置高的, 往往概念化为“移动体”, 而低的则被分配为参照物的角色。检索我们的语料, 汉语语料中共有移动体 254 个, 这其中 171 例属于“人类和生物”, 占比 67.3%, 英语语料也展示了相似的情形: 216 个移动体中 146 例属于“人类和生物”, 占比 67.6%。这完全符合我们的一般认知规律: 即具有意志力的个体最易移动。但是其它数据则与 Chu (2007, 2011)的移动序列不一致。在我们的英语和汉语语料中排在第二位的均为“天然可自移物”, 排在第三位的均是“不独立存在且不能分离的物体”, 第四的均是“无法自移但独立存在的无生物”, 第五的均是“交通工具”, 第六的均是“不独立存在但可以分离的物体”, 因此依照我们的计算数据, 可充当移动体的物体序列是: “人类和生物” > “天然可自移物” > “不独立存在且不能分离的物体” > “无法自移但独立存在的无生物” > “交通工具” > “不独立存在但可以分离的物体”(见表 2、表 3)。

表2. 汉语移动体的可移性序列^④

移动体类别	沉重的翅膀	骆驼祥子	夜色温柔	一位女士的画像	小计	百分比
1. 人类和生物	30	29	50	62	171	67.3%
3. 天然可自移物	9	3	14	8	34	13.4%
6. 不独立存在且不能分离的物体	3	6	3	12	24	9.4%
4. 无法自移但独立存在的无生物	9	4	2	0	15	5.9%
2. 交通工具	0	0	7	1	8	3.1%
5. 不独立存在但可以分离的物体	0	1	1	0	2	0.8%
总计	51	43	77	83	254	100%

不难看出, 除去居首的“人类和动物”, 两个序列差异很大, 几乎余下的每个位置都发生了变化, 而且英汉语相同。

[汽车]制造技术投入到生产中。进入20世纪中叶,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生...【文件名:/当代/CWAC/ASTO119.txt】

“汽车”在(4a)中是乘用工具,提供了移动体活动的背衬,在(4b)中与“制造”一起组构为“技术”的背衬,句法上形成限定成分。

同时,我们以 car 作为检索项,随机从 BYU-BNC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British National Corpus) 中选取 500 条英语例句。查询结果与汉语大体类似:仅有 99 例将 car 表征为移动体,约有 20%;在 80% 以上的用例中 car 是作为代步工具、限定成分或参照物出现的,比如移动的起点、终点,或是移动的范围,因此检索出很多诸如 in a car, out of a car, car park, car door 一类的构式。当然,不可忽视的是由于汽车在西方国家的普及程度、必要性上远高于中国,已经成为“车轮上的国家”,car 作为移动体在语言构式中出现的几率增多,相信随着汽车日益在中国普及,这种趋势也会在汉语构式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体现。

第二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交通工具本身是无生的,如上所述,这不符合人们对移动体的一般认知。古代的交通工具由牲畜驱动,到了近代改由内燃机驱动,但它们的运动都是在人类主导下进行的,这自然导致语言使用者在生成语言构式时优先将有生物体配置在移动体或动作支配者的位置,而无生的交通工具成为旁语,以工具、地点、范围等方式出现在位移构式中。

可移性分析表明,可移性是成为移动体的重要条件,但并非必要条件;其移动能力的高低,并不能成为判断其句法实现的唯一因素。Chu (2007, 2011) 等认为物体在可移性序列上的位置越高,其充当移动体的可能性也越高,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一结论值得商榷。

4. 移动体的组合性

除了关注移动体的两个认知属性,我们也关注到移动体的一个物理属性:移动体的组合性。日常阅读和学习中,我们注意到一个位移构式中的移动体并不总是只有一个。我们的自建语料库统计表明,英语和汉语中各有 94.5% 和 94.2% 的位移构式中只包含一个移动体,也各有约 5% 的位移构式中包含不止一个移动体,构成复合移动体。比如:

(5)

a. 但她和我的一个朋友在复活节从纽约前往芝加哥时陷入了困境——

b. 像接吻和拥抱这类缠绵的接触,会通过皮肉直接传导到她的意识的表层。

c. 客人和新订购的餐具几乎同时到了。

检索复合移动体构式我们发现:复合移动体可分为“关系平行”型(4例)和“致使”型(18例)两类,“致使”型占绝对多数。“关系平行”型复合移动体组成成分一

般同质、同类或充当相同的论旨角色(袁毓林 2002),顺序上无分先后,重要性上没有差别。以(5)为例,(5a)中的两个移动体均为有生,(5b)中的两个均为无生,都出现在了复合移动体的位置,“她”和“我”、“接吻”和“拥抱”同质同类,没有致使关系,属于伴随或共同移动;(5c)中的“客人”和“餐具”虽不同质、同类,但充当相同的论旨角色——主题。

“致使”型复合移动体的组成部分间存在致使行为,即一部分移动体(A)的移动导致了另一部分移动体(B)的位置改变。根据我们设定的移动体有生(+)、无生(-)参数,“致使”型复合移动体可有如下四个亚类:

(i) A(+)→B(+):有生致使组合(13例)

(ii) A(+)→B(-):有生与无生致使组合(3例)

(iii) A(-)→B(+):无生与有生致使组合(2例)

(iv) A(-)→B(-):无生致使组合(0例)

在统计到的组合移动体中,最多的是(i)有生致使组合,英语7例,汉语6例,展示了移动体与致使事件的基本特征:即有生,一部分移动体的移动导致了另一部分移动体的位置改变。比如:

(6)

a. The first time she brought him home from the precinct station.

b. 叶知秋第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回。

“she”和“him”,“叶知秋”和“他”均参与了派出所到家之间的位置移动,作为移动体都是有生的。在“she”和“him”、“叶知秋”和“他”之间还存在着“致使”的关系,即“she”和“叶知秋”分别导致或诱发了“him”和“他”的位置变化。

其它组合示例如下:

(7)

a. (祥子)从门洞中把铺盖搬进来……

a. He brought in his bedding from the doorway. (A(+)→B(-))

b. 一辆顶篷可折叠的旅游汽车把一对母女从火车站送到了高斯酒店。

c. Two or three sweeps of the broom took him from one end to the other. . . (A(-)→B(+))

在我们的语料库内没有检索到(iv)无生致使组合的用例。但检索“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和 *The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COCA)* 我们很容易得到类似(7d,7e)的英语和汉语用例:

d. The first trains served mainly to carry goods between towns that canals did not reach. . .

e. 几挂马车拉来了八印大铁锅,拉来了小米,拉来了篷布。

移动体的组合性是其内部关系的外化,是语言使用者概念化的体现,是各种移动主体互动的结果。本部分讨论表明:首先,复合移动体总量不大,而且往往出现在

致使移动构式中(6a、6b、7a、7a\、7b、7c、7d、7e),移动体之间的关系为施事-受事关系。其次,充当施事的移动体可以有生(如6a、6b、6a、6a),也可以是无生(如7c、7d、7e),并以有生移动体居多。

5. 移动体与主语/话题

移动体的各个性属特征是其句法功能实现的基础。如前所述,认知语言学认为一个运动事件是若干概念成分参与的复合体,包括移动体、参照物、移动和路径等。移动体是移动的实施者,路径的经过者,参照物的攸关方。Talmy(2000b)认为移动体是注意的中心,因此反映在句法结构上移动体的句法角色等级更高,往往被配置在主语/话题位置上。根据我们的语料计算,在英汉语位移构式中分别有88%和82%的主语/话题由移动体充当(如例(6)中的“she”和“叶知秋”),非移动体主语/话题仅有15%(如(7c)中的“Two or three sweeps”)。据此我们认为,英语和汉语移动体主语/话题与非移动体主语/话题分布具有类似的规律,见表4。

表4. 移动体与主语/话题

语类	主语/话题类别	数量	百分比
汉语	非移动体主语/话题	28	13%
	移动体主语/话题	196	88%
英语	非移动体主语/话题	37	18%
	移动体主语/话题	165	82%

这说明在实际语言运用中,英汉语使用者比较一致地将移动体概念化为事件的前景(figure),在人们的认知中享有明显的凸显(windowing)。既有研究(李雪2011;范立珂2013;Chu 2004等)也佐证了这一发现。我们下面的讨论重点放在英汉语中移动体不做主语/话题的情况。

在我们收集的语料中,非移动体主语/话题句共有23例,其中英语9例,汉语14例。这些用例中,14例为虚拟运动事件表达式,9例为真实运动事件表达式。就语类而言,虚拟运动构式中汉语有11例,英语有3例;真实运动构式中,汉语3例,英语6例,显现出汉语非移动体主语/话题句中虚拟运动占据明显优势,英语非移动体主语/话题句中真实运动占据优势(表5)。

表5. 非移动体主语/话题句

	英语	汉语	百分比
虚拟运动事件表达式	3	11	60.9%
真实运动事件表达式	6	3	39.1%
总计	9	14	100%

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与思想、眼神、健康、颜色等的变化有关,共11例,约47.8%。其中英语4例,汉语7例。这些构式中,移动体不做主语/话题,主语/话题是思想、眼神、健康、颜色等的宿主。它们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在于真正的移动体往往是主语/话题的一部分或者特征,或被融合进方式动词,因此我们称其为移动体融合构式

(figure-conflating construction)。比如:

(8)a. He glanced from the money to Xiangzi.

b. 她们……从病中走到死亡。

句法结构上,“he”与“她们”是这里的主语/话题,但在我们的心理空间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了物体的移动,只不过这类移动不涉及物理学意义上的位置改变,因为移动的不是“he”或者“她们”这些有形实物,而是“he”的“视线”(9a)和“她们”的“健康”(9b)一类的概念或者抽象事物。(9a)是一个典型的视线路径构式(line of sight)(Talmy 2000a; 郑国锋等 2017),方式动词 glance 融合了移动体,介词“from”和“to”界定了该事件的起点(money)与终点(Xiangzi),构成了完整的视线运动的路径。Talmy(2000a)指出受限于他的研究主要讨论时空中有形物体的表达,(9b)一类的构式不属于其虚拟运动事件的讨论范畴,原因是此类构式“不是空间隐喻”(nonspatial metaphor);但同时他也认为,所有语言隐喻一般都具有虚拟性^⑤。Matsumoto(1996)认为运动事件有两个核心特征:方向性(directionality)和时间性(temporality)。方向性意味着一个运动事件里含有地点的改变,有从原点到终点的移动;时间性意味着运动事件包含着过程。(9b)完全符合这两个特征:“病中”和“死亡”是事件的原点与终点,而且它可以和时间状语搭配,移动体为主语她们的“健康”,比如:

(9b)她们十几年来从病中走到死亡。

这说明了这一变化持续的过程历时很长,“走”得很辛苦;同时也证明了这是一个合格的运动事件表达式。

以上讨论表明,英汉语位移运动事件构式中主语/话题主要由移动体充当;移动体不做主语/话题的情况下,汉语非移动体主语/话题句中虚拟运动占据明显优势,英语非移动体主语/话题句中真实运动占据优势。移动体融合构式是英汉语使用者表达自己在客观世界里的运动体验的重要手段,真正的移动体往往是主语/话题的一部分或者特征,或被融合进方式动词。

6. 结论

本文运用Talmy认知语义学理论,并基于自建的两个及以上参照物的英汉语位移运动事件构式语料库,定量分析了英汉语运动事件移动体的生命度、移动性、组合性以及移动体与话题/主语的互动。我们发现:总体而言,英汉语位移事件移动体相似多于相异。其中,接近70%英汉语移动体为有生,30%左右的移动体为无生,无生移动体主要进入致使移动图式、虚拟位移图式和自移图式;可移性是成为移动体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94%以上的移动体为单独移动体,复合移动体可以分为关系平行型和致使移动体;在英汉语中85%的主语/话题由移动体充当,非移动体主语/话题仅有15%。汉语里,非移动体主语/话题主要出现在虚拟运动构式中,英语里,非移动体主语/话题主要出现在真

实运动构式中。我们发现英汉语使用者利用移动体融合构式表达自己在客观世界里的运动体验,这其中真正的移动体往往只是主语/话题的一部分或者特征,或被融合进方式动词。

注释:

① 比如:

(1) a. The pencil rolled off the table.

a. The pencil lay on the table.

b. 汗从头上一直流到脚后跟。

b. 汗珠挂满他的脸庞。

(1a)、(1b)中移动体 pencil 和汗珠相较于参照物 table 和头上发生了空间位移;与其不同,移动体 pencil 和汗珠在(1a)、(1b)表达式中始终位于参照物之上,其相对位置未有改变。

②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以下例句来源皆为自建叙事文语料库。

③ 这里所指的外力是指明显的外部力量,比如拍打、推挤等有形致使力量,而不包括诸如地球引力、热力等一般意义上非致使、无形的力量。

④ 表2、表3中的序号,如“6. 不独立存在且不能分离的物体”为 Chu (2007,2011)排序,为便于比较,特此保留。

⑤ 原文为:Linguistic metaphor as a whole fits as a categor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eneral fictivity (Talmy 2000a)。

参考文献

[1] Bohmeyer, J., N. J. Enfield, J. Essegbey, I. Ibarretxe-Antuñano, S. Kita, F. Lüpké & F. K. Ameka. Principles of event segmentation in language: The case of motion events[J]. *Language*, 2007(3): 495-532.

[2] Chu, C. Event conceptu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 realization[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2004.

[3] Chu, C. Movability effect and the assignment of figure and ground of motion[A]. In J. Xing(ed.).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een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18)*[C].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2007: 121-133.

[4] Chu, C. Movability effect and the assignment of figure and ground of motion[J].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011(2): 49-69.

[5] Comrie, B.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Syntax and Morpholog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6] Croft, W. & A. Cruse. *Cognitive Linguis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7] Fauconnier, G. *Mental Spaces*[M]. Mass.: The MIT Press, 1985.

[8] Fauconnier, G.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9] Fitzgerald, F. S. *Tender is the Night*[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6.

[10] Goldblatt, H. *Heavy Wings*[M].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89.

[11] James, H. *The Portrait of a Lad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2]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3] Matsumoto, Y. Subjective motion and English and Japanese verbs[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6(2): 183-226.

[14] Shi X. *Cammel Xiangzi*[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1.

[15] Talmy, L. Figure and ground in complex sentences[A]. In J. H. Greenberg(ed.).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Vol. IV): Syntax*[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625-49.

[16] Talmy, L. Lexicalization patterns[A]. In T. Shopen(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I):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57-149.

[17] Talmy, L. Force dynamics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J]. *Cognitive Science*, 1988(1): 49-100.

[18] Talmy, L. Fictive motion in language and “ception”[A]. In P. Bloom, M. Peterson, L. Nadel & M. Garrett (eds.). *Language and Space*[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307-384.

[19]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a.

[20]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I):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b.

[21] 陈 丽. 夜色温柔[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22] 范立珂. 位移事件的表达方式研究[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23] 老 舍. 骆驼祥子[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24] 李 雪. 英汉移动动词的词汇化模式差异及其对翻译的影响[J]. *外语学刊*, 2008(6): 109-112.

[25] 王 力. 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王力选集[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6] 王文斌. 概念合成理论研究与应用:回顾与思考[J]. *外语研究*, 2004(1): 329-339.

[27] 项星耀. 一位女士的画像[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28] 袁毓林. 论元角色的层级关系和语义特征[J]. *世界汉语教学*, 2002(3): 10-22.

[29] 张伯江, 方 梅.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30] 张 辉, 卞 京. 移动非受格构式的概念整合分析[J]. *外语教学*, 2015(3): 1-8.

[31] 张 洁. 沉重的翅膀[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32] 郑国锋, 陈 璐, 陈 妍, 林妮妮, 沈乐怡. 汉语发射路径现象探析[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3): 110-116.

[33] 钟书能. 生命度——构建语言意义的核心因素[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8(4): 24-31.

[34] 钟书能, 傅舒雅. 英汉虚拟位移主体认知对比研究[J]. *外语学刊*, 2016(2): 32-36.

作者简介: 郑国锋, 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对比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叙事学。

责任编辑 吕生禄